

有一天黄昏时分经过鼓楼，他下车正要进一家小吃铺子，有人叫了一声他的名字。他回头，一个女人站住，望着他想笑又没笑，咬了一下嘴唇。

“萧萧？”他有点拿不准。

萧萧笑了，不很自然。

“真对不起，”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“想不到……”

“都认不出来了吧？”

“长结实了……”他记得的是那少女纤细的身体，一对小奶。

“成个农村娘们了？”这女人话里带刺。

“不，健壮多了！”他赶紧找补。

“不就是个公社社员呗，可不是一朵向阳花了，已经谢啦！”

萧萧变得很尖刻，影射的是一首对党的颂歌，把社员喻为向着太阳转的葵花。他换个话题：“回城了！”

“在跑户口，我是藉我妈有病需要照顾回来的，我家就我一个独女，来办回城的手续，户口还没上得了呢。”

“你家还在老地方？”

“那屋还能拆了？我爸过世了，我妈从干校回来啦。”

萧萧家的情况他一无所知，只好说：“我去过你家那胡同，找过你……”

这说的也是十年前的事了。

“不上我家去坐坐？”

“好。”他顺口答应，却并非有这意思。当年他曾骑车穿过那胡同许多次，就希望能再碰上，这他没敢说，只含糊道，“可不知你家门牌号……”

“我也没告诉你。”萧萧居然记得很清楚，也就没忘记那个冬夜，她天没亮走的。

“我早不住在原来的那屋了，也去农村将近六年，现在住的是机关里的集体宿舍。”

这不过是一个解释，而萧萧没有说是不是也找过他。他推车同萧萧默默走了一程。进了个巷口，这胡同他骑车转过许多趟，从这头到那端，拐进个别的巷子绕一圈，再从这胡同那头转回来，巷子两边的院门一一都留意过，心想也许能碰上，可他连萧萧姓什么都不知道，也无法打听，这想必是她的小名，她同学或许家里人这么叫的。这胡同走起来还挺长。

萧萧上前进了个院门，一个大杂院，大门里左手的一个小门上挂了把锁，房门边搁个煤炉。她拿钥匙开了房门，屋里除了一张被子叠起来的大床，到处零乱不堪。萧萧匆匆把靠椅上的衣物拾起，扔到床上。

“你妈呢？”他在靠椅上坐下，座垫的弹簧直响。

“住医院了。”

“什么病?”

“乳腺癌，已经转移到骨头里去了，希望还能撑个一年半载，等我把户口上上。”

这话说得他也不好再问了。

“喝茶吗?”

“不用，谢谢。”他总得找点话说，“怎么样?讲讲你，你自己的事——”

“讲什么?有什么好讲的?”萧萧就站在他面前，问。

“农村呀，这些年?”

“你不也在农村待过，你不知道?”

他有点后悔跟她来。这壅塞的屋里乱糟糟，也败坏心中令他怜惜的那少女的印象。萧萧在床沿坐下，眉心打个结，望着他。他不知该同她再说些什么。

“你是我第一个男人。”

得。他想起她左奶，不，他左手那便是她右奶上嫩红的伤疤。

“可你真笨。”

这刺痛地，立刻想问问那伤疤的事好回击，却问了句“为什么?”

“是你不要的……”萧萧说得很平静，低下头。

“可你那时还是个中学生!”他辩解道。

“早就是农村娘们啦，下去不多久，还不到年把……乡里人才不管这些!”

“可以上告——”

“告谁去?你就是一个傻瓜!”

“我以为……”

“以为什么?”

“以为，当时我以为你是个处女……”他回想当时，这样以为才没敢坏她。

“你怕什么?怕的是我……你就是个孬种!我知道我这样的家庭出身，不会有好下场，是我夜里送上门去的，可你不敢要!”

“怕背上包袱。”他不得不承认。

“我才没告诉你我父母的事。”

“可我猜得到。现在也晚了，怎么说呢……”他说，“我结婚啦!”

“当然晚了，我也可以告诉你，我就是个破鞋，两次流产，两个我不要的杂种!”

“你避孕呀!”他也得用话刺伤她。

“哼，”她冷笑一声，“农村人不备套子的。谁叫我命不好，没好娘老子，也没个后台，总不能一辈子在村里这样下去。”

“你还年轻，别这么自暴自弃……”

“我当然还得活，这不用你来教育我，我受够了教育!”她笑，真笑，双手撑住床沿，肩膀抖动。

他陪她笑，眼睛湿润了。萧萧却打住了，他突然从她脸上似乎看到了早先那女孩的柔弱，但一闪便过去了。

“你不想吃点什么?只有挂面,你不是也给我下的挂面吗?”

“是你做的,”他提醒她。

萧萧到搁在门外的煤炉边下面去,把房门带上了。他端详这乱糟糟的屋里和扔在床上的衣服,也有换下脏了待洗的内裤。他需要毁掉那个像梦一样令他怜惜的印象,需要放纵一下,需要把这女人当做捡来的贱货,乡里人都弄的一个婊子。

萧萧把下好的面端到桌上,舀弄开桌上的粮本、钥匙和一些小零碎,他从背后抱住她,手就按在她胸脯上,手背上挨了一巴掌,也不是真打。

“坐下吃吧!”

萧萧并不气恼,也不动情,她同男人的关系大概就如此,习以为常了。吃面时萧萧低头没说话,他想她明白他想的是什么,不需要再说,这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。

萧萧很快吃完了,把碗筷一推昂头那么默默看着他。

“我是不是应该走了?”他问,这又是他虚伪之处。

“你看着办吧。”萧萧说得很平淡,依然没改变姿态。

他便起身到她身边,捧住她头,要亲她,萧萧扭头过去,低下没让他吻。他手从衣领口伸进去,捏住了这女人变得肥大的奶。

“上床吧,”萧萧叹了口气说。

他坐到床沿,看这女人把房门插上,吊在灰黄的旧报纸糊的顶棚下的电灯没熄灭,开关就在门边上。萧萧不理睬他,径自把衣服脱了。他一时诧异,竟没看见她奶的下方灯影里的伤疤。他解鞋带的时候,萧萧上床了,把棉被拉开,仰面躺下盖上。

“你不是结过婚了?”这女人眼睁睁说。

他没说什么,觉得受到侮辱,需要报复,报复什么却并不清楚,他猛的拉开被子,扑到女人身上,想到的是在那个路边生产队的仓库里另一个女孩的身体,郁积的暴力全倾泄在她体内……

萧萧眼睛依然合上,说:“你放心吧,就是有了,也不用刮,我习惯性流产。”

他查看这陌生的女人一身的皮肉,肉红的奶头和深棕的乳晕中点点乳突,都鼓涨涨的,乳房还白析柔软,这才认出下方有那么一条寸把长浅褐的伤痕。他没触动,仍然没问这由来。

萧萧说她现在什么也不怕了,邻居要说什么说去。可他说他是个已婚的人,要居民委员会发现告到他单位里,他那离婚的事就吹了。他套上衣裤的时候,萧萧依然躺在床上,似乎在微笑,但嘴角垮下。

“你还来吗?”萧萧问,又说,“我以前的同学都不见,特别寂寞。”

他却再也沒去过萧萧家,也避免经过鼓楼,怕再碰上她,不知说什么好。